



第1章 打起来了

1978年6月25日，晋省上党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内。

一个穿着已经洗的发黄白布衫的男生懒洋洋的躺在草堆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狗尾巴草。下身是一条灰色的裤子，早就看不出原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还是洗的掉色以后的颜色。

在膝盖处还两块偌大的补丁，脚上穿了一双布鞋，不过也早已张开了一个大口子。

“咕，咕，咕，”姜小白肚子里传来了叫声。

“小白哥，小白哥。”远远的听见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一个年轻男人就跑了过来。

。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了，要淡定，淡定懂吗？不淡定就要蛋疼。”

。

跑过来的人叫王小军，父母和姜小白父母都在一个厂子里上班，他是家里老二，和姜小白一样家里父亲的工作岗位同样轮不到他接班，被派来上山下乡。

“小白哥，不好，不好了，刘峰他们和村里的人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王小军气喘吁吁的说着。

姜小白一咕噜从草堆上爬了起来，刘峰也是和姜小白一起来插队下乡的一个知青。

“在哪呢？赶紧带我去。”姜小白说着就扯着王小军朝着村子跑去，边跑边问道：“刘峰他们因为什么和村子里的人发生冲突的？”

其实知青上山下乡插队到农村和村子里的人发生冲突姜小白一点也不意外。

来农村插队的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人，各种各样的阶层，出生，背景，想要让他们融入农村，根本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解决的事。

“听说是因为这个月给咱们知青的人记的工分不对，然后刘峰去找村会计狗蛋理论，然后就吵吵起来了。”王小军抓紧时间给姜小白介绍着情况。

这个时候的农村施行“大锅饭。”简单来说就是地是村里的，一到干活的时候大家都去干，然后村里干部给去干活的人记工分。

这个工分根据村里的产出，可以换成钱，也可以换成粮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姜小白是一名21世纪的本科毕业生，是生活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里的人。

这副身体原来的主人出生在晋省省会龙城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和姜小白同名同姓，前段时间他初中毕业，二哥姜子建高中毕业，按照这个时候的政策，必须家里有一个知青上山下乡。

于是学习成绩不好，整天和一群厂子弟打架闹事的他就被父亲给送到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之中。

虽然前世姜小白偶尔喝多的时候也曾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要是自己出生在那个充满机遇与变革的黄金时代，自己早就是富一代等等之类的话语。

但是早就充分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他，可没有想过真的要回到这个时代啊。

.....姜小白和王小军说话间就来到了现场，现场十几个知青正和村民们打在一起。

知青虽然人少，但是一个个的年轻气盛都下手没轻没重的，反观村子的人虽然人多，力气也大，但是都下手有分寸，怕出事，双方反而斗了个旗鼓相当。

姜小白到的时候，村书记和和村长正带人拉架，可是知青们根本不听村书记和村长的。

“小白啊，你赶紧劝劝，让他们住手，再打下去要出事啊，”村书记黄忠富看见姜小白来了，赶紧开口说道。

在建华大队插队的知青，人数最多的就是姜小白这些从龙城来的厂子弟，而姜小白穿越之前就是龙城这帮厂子弟的大哥，所以在建华大队的知青中，姜小白说话还是有点用的。

“支书，都打成这样了，估计我说话也没有什么作用啊。”姜小白苦笑着说到，其实要是按照姜小白自己的想法，现在已经1978年6月底了，熬过这段时间，马上就能够回城了，等改革开放来临，那才是自己等待的时机。

“小白啊，有事咱们商量着来，打架肯定不能够解决问题，一会我就批评会计狗蛋。”

村书记黄忠富看着姜小白肯定的说道，原来还对这个白白净净的小青年有点好感，不像其他知青那样整天惹事，现在发现这货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好的，”姜小白看村书记黄忠富松口，应了一声，转身抢过一个看热闹看的正起劲的大妈手里的白瓷盆，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在大妈惊愕的眼神中，白瓷盆发出“铛铛铛”的声音，白瓷盆上的白漆飞溅。

“别打了，别打了，”姜小白喊着，知青们听见姜小白的声音，停了下来，村书记黄忠富也赶紧带人拦住了村民。

“小白哥，他们欺负人……”

“小白，这帮人太过分了，少给咱们记了工分不说，还骂人……”

“小白哥……”一群知青纷纷开口，群情激奋的说道，一群没理都能够抢三分的人，更不用说这次感觉自己受了委屈呢。

“支书，这群知青太不是东……”村会计狗蛋也赶紧开口和黄忠富告状，只是话还

没有说完就让村书记黄忠富狠狠地瞪了一眼闭嘴了，黄忠富转头对姜小白道。

“小白啊，这样，有什么事情大家去队部说吧。”

“好，那就去队部。”姜小白点了点头，带头朝队部走去，身后王小军，刘峰等知青赶紧跟了上来。

“散了吧，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上工的时候都特么没见你们这么积极过，再围着一人扣一个工。”

村书记看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还准备去队部，顿时扯着嗓子骂到。

一听要扣工分，看热闹的人群顿时都散去了，其中几个刚才打架的年轻人也想趁乱溜走，但是却被黄忠富给逮了出来。

“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受伤的？”姜小白一边走，一边看着身后的十几个知青询问道。

虽然刚才打架都没有动工具，但是也有几个鼻子和嘴角出血了。

“呸，”刘峰把嘴里带着血迹的吐沫吐掉，抹了一把鼻血道：“小白哥，我们没事，就是狗蛋这货太特么欺负人了。我们一个月好多人上了20多个工，可这货给咱们记工记得最多的也就13个，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说我们去上工出工不出力，每天只能够给算半个工分，还说咱们的几个女知青去上工还不如不去呢，能够给咱们这些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刘峰恨恨的说道，队伍里几个女知青脸上也满是不忿。

“小白哥，一会要是村书记不能够把咱们的工分给补上，下午咱们就去公社闹。”王小军在一旁接嘴说道。

“等一会看看黄忠富怎么处理再说。”姜小白点了点头道，虽然今年就开始让上山下乡的知青返乡。

但是具体政策落实下来，说不好就得明年才能够回去，自己可能还要在这个地方待上一年半载的，就绝对不能够示弱，不然的话自己以后的日子绝对不好过。

第2章 通货膨胀的工分

土坯的院墙上用红漆刷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等字样，锈迹斑驳的铁栅栏门边上挂着一块刷了白漆的木牌，上边写着“上马公社建华大队”。

这个时候没有乡镇这一说，乡镇府都叫公社，村子叫大队。这种叫法甚至延续到21世纪的某些农村，还是这种称呼。

几间毛坯土房就是队部了，姜小白推开门走了进去，一群人也不用人招呼，王小军就把队部的白瓷缸给拿了出来，给大家伙倒上水。

紧接着村书记黄忠富也带人走了进来，两方人马顿时又开始剑拔弩张了。

“书记，您最深明大义了，您可要给我们这些知青做主啊，我们是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可不是来接受教训来了。”

知青中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站了出来，消瘦的面庞上还戴了一副眼睛，可是配合上整体的模样，却没有一点斯文的样子，反而更加显得有些尖嘴猴腮。

“刘爱国，你放屁……”村会计狗蛋顿时张嘴骂道。

“书记，您看，这会计现在当着您的面还骂我们呢，我说错了吗？你看他们给我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刘爱国打断了村会计的话。

“对，书记您看，我这鼻血哗哗的流，你要是对我们知青有意见，或者对政府的政策有意见你可以提啊。”刘峰也接着说道。

“你……”村会计气的脸通红，这对政府有意见的帽子扣下来，他可扛不住啊。

“就是，书记，他还歧视我们妇女同志，主席早就说了，我们妇女同志能够顶半边天，你这是不听主席的话啊。”几个女知青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也站了出来，不甘示弱的说道。

要是说干农活，这帮城市里来的知青肯定不如村会计，但是要是说耍嘴皮子，村会计就完全不是对手了，帽子扣的一顶比一顶大，村会计大头嗡嗡的。

“对，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我们就去公社找领导。”

“对，公社找领导。”

“对，找公社领导。”

“.....”

十几个知青喊着，气势足的很，姜小白就不知道了，明明大家这几天都没怎么吃饱饭，你们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力气呢？难道你们在我半夜睡着的时候偷吃了？

黄忠富恨恨的瞪了村会计狗蛋一眼，眉头紧紧的皱着，求助似的看向了姜小白，刚才在来的路上黄忠富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是这群知青真的闹到公社，他脸上也不好看，村会计更是得吃苦头。

姜小白看见黄忠富的目光，抬了抬手，身后的喊声顿时就停了下来，村会计狗蛋也一脸期盼的看向姜小白，希望姜小白能够说句公道话。

“书记啊，会计这是在剥削我们知青啊，这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吗？这不是资本家吗？资本家才剥削呢。”

姜小白笑眯眯的说着，但是嘴里的话语却让黄忠富和狗蛋打了个冷颤，其他人虽然给扣得，帽子大，但是实际上也就是个打架，其他的也站不住脚。

而这个时候，在农村打一架，说不好听的，打了也就打了，但是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才过去多长时间，资本主义那可是要不得的啊。

“小白啊，这话严重了，狗蛋他就是一时的糊涂，我让他给你们道个歉，然后把给你们少记的工分补上，”黄忠富说着话音一转又说道，“不过，小白啊，你们也要理解狗蛋，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建华大队的情况你们也理解，本来就穷的揭不开锅，现在你们知青一来，一下子多了十几张嘴吃饭，村子里就更加的困难了.....”

黄忠富说着，知青们也都沉默了下来，这也是实情，建华大队本来地就不多，很大一部分还是山地，收成少。

一下子多出几十个人确实是很大的负担。

姜小白也沉默了，重生以后，在龙城家里的时候虽然吃的不好，也没有什么油水，可好歹还是能够把饭给吃饱的。

但是插队到建华大队以后就真的是饥一顿饥一顿，根本就没有吃饱过，这也不是

光知青是这样，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现在是六、七月份还好，山里各种野菜什么的还能够垫一垫肚子。

听村子里的人说要是等到每年的3、4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苦日子呢。

“村子里好多家都是一两个人挣工分要养活一家5、6口人，咱们村的工分本来就不值钱，去年算下来一个工分才1毛钱，现在你们一下子来十几口人，每天每个人一个工分，一年差不多能够挣200多个工分，你们15个人就是3000多个工分啊，咱们村的工分就更加的不值钱了。”

黄忠富把挂在胸口的旱烟袋拿了下来，点着火抽了一口，屋子里顿时就充满了呛人的气味。

村子的产值不变，但是工分却要变得多了，当然工分也就更加的不值钱了，说白了就是通货膨胀，当然现在还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一群知青都是上过学的人，当然也能够理解黄忠富的说法。

一群知青脸上的愤怒和委屈都消失不见了，也没有人再提去公社闹事的话语，这个时候的人们还是很淳朴的，没有那种你死不死关我屁事，我只要自己过的好的行的心态，但是姜小白却深深的看了黄忠富一眼，特么个老狐狸。

刚才还纳闷呢，就村会计那点狗胆，怎么敢私自克扣知青的工分，原来是背后有指使的人啊。

估计今天的事情就是黄忠富对知青的试探，要是知青没有闹，认了的话，估计以后就形成惯例了。

但是很明显现在知青闹得很厉害，来硬的行不通了，只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了。

姜小白弄明白是弄明白今天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却没有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实的情况摆在这里。

知青错了吗？没有。黄忠富错了吗？也说不上。可能错的是这个时代，错的是大家都太穷了。

知青下乡有一方面原因是给城市减负，可是农村本来也穷啊，这下子负担更重了。

。

姜小白沉思着.....

“贫穷是一种病，得治。而这个时代正是病入膏肓的时候，改革开放啊，”姜小白嘴里念念叨叨的，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

第3章 一群小人物

姜小白是知道的，就在今年，1978年，是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现在了《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

虽然写这篇文章的人南，京大学教授胡明福写完以后就准备和妻子去坐牢。

这一年全国性的高考正式举行，虽然一些地方落实不到位，还需要家庭成分好的成能够政审过关，但却是正式的恢复了高考。

这一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饿的面黄肌瘦的农民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以至于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被载入了历史史册。

而这个时候，上党市上马公社的建华大队队部三间破旧土坯房内，所有人都在安静的等待着姜小白。

而这个时候，所有人没有意识到姜小白在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一个或者两个工分的问题。

或者说不完全是一个或者两个工分的事情。

良久，姜小白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看着身后的十几个知青问道：“你们相信我吗？”

“小白哥，我们信你。”王小军第一个开口说道。

“小白哥，我们不信你信谁？”刘爱国紧接着说道。

“小白，你说要揍谁？”刘峰说着还撸了撸袖子，吓得村会计狗蛋往后一跳。

“小白，你说吧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小白哥，你说.....”

“小白……”姜小白身后的知青纷纷开口说道。

黄忠富眼神已经不时的看向门外了，虽然这姜小白平日里看起来挺稳重的，但是毕竟是年轻人，不能够动手吧，要是动手的话以自己这老胳膊老腿的，还是趁早跑吧。

“好，谢谢大家信任。”姜小白本来也是一个年轻人，看着身后人声鼎沸也激动起来，生活在这个时代，自己又有超前的眼光难道还能够怕吃不上饭吗？只是原来自己不想冒险而已。

但是现在却被生活逼的不得不冒险了，姜小白转头看着黄忠富问道：“我们可以一个人每天只拿半个工分，但是我有三个要求。”

听着姜小白的话语，黄忠富在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连忙说道：“你说，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绝对支持。”

村会计狗蛋的面容也缓和了下来，同时眼中也闪过一丝愧疚，要不是村子里太穷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对待一群年轻人。

“第一，我们15个人，正常一人一年按200个工分算不多吧？”姜小白说着看向了黄忠富。

“不多。”黄忠富点了点头说道，他们这群知青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家，事也少，真要是卯足了劲挣工分，一年下来差不多能够挣250个左右。

“好，那一半就是100个工分，我们十五个人就是1500个工分，你从村里拿出一块一年需要1500个工分才能够种的地，给我们种，我们保证不会种的比其他的村民差，但是上不上工你们就别管了。”

姜小白看着黄忠富一字一句的说道，姜小白提出的这个就相当于另类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收成还是归集体，承包的是他们这十几个知青，而不是家庭。

说完姜小白就等待这黄忠富的回答，这个时候的村书记在村里那都是一言九鼎的，只要是黄忠富答应了，那几乎就没有什么问题。

黄忠富沉思了片刻，点头说道：“好，我答应你。”在他看来也没有什么，那些地反正就是不管谁种都需要那些工分，只要是产量和工分一致了那就无所谓了。

当然关键的一点是地里的收成还是归村集体的。

“河边的那块大概有7亩的地正常需要1500个工分就归你们种了。”黄忠富说完又加了一句：“当然要保证收成不能够比去年差。”

姜小白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第二个要求，需要提前把我们今年的工分给换成一部分粮食和钱，价格就按去年的工分价格算。”

“行，去年村里的粮食还有剩余，钱也有，前段时间村里刚卖了两头老母猪。”黄忠富想都没想的说道，他也不怕提前给了这群知青能跑，这个时候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你想跑都没有地方跑。

“第三个要求，后山上那些黄桃我都要了。”姜小白点点头继续说道，要说这建华大队别的没有，但是周围的山上每到季节的时候水果特别丰富，最多的就是黄桃了，漫山遍野的，只不过人们这个时候还意识不到这是种资源。

“没有问题。”黄忠富依旧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虽然姜小白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比较奇怪，但是却没有什么好为难的。

800斤玉米面，10斤白面，100块钱，这就是包括姜小白在内的到建华大队插队的15个知青一年的收入，当然还有姜小白死磨硬泡从黄忠富手里要的两斤猪肉。

“走，回家。”姜小白把100块钱揣在怀里，一挥手带头走出了队部。

身后是抬着玉米白面的14个知青，这14个知青，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有厂子弟出身、有知识分子出身、还有其他成分不好，有男有女，最小的不过是15、6岁，最大的也就23、4岁。

这一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年轻灿烂的笑容，跟在姜小白身后，他们不知道走出这一步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不完全知道意味着什么。

“回家。”身后14个知青喊着，满脸的兴奋，在今天以往一尘不变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他们却渴望改变，也许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

就在姜小白带着人下定决心不再等待，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在四川，未来的国家首富刘家三兄弟正在偷摸的办养猪场；在内蒙古，猛牛集团的牛更生正在一家奶制品厂子刷奶瓶子；在温州，正太集团的老总正在修鞋；在深圳，万可的老总王四正在修铁路。

历史总是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里就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开始要走上历史在舞台。

他们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让他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第4章 幽燕之地，龙盘虎踞

一路上，村子里的村民看到姜小白他们抬着的粮食和猪肉都露出疑惑和羡慕的神色，但是很快姜小白和村里商量好的条件就传来出来，村民们就不羡慕了。

他们这是一次性的给粮食，还少要了一半的工分。

“败家子，城市里来的娃娃就是不会过日子。”

“对，回去让孩子离他们远一点，千万不能够和他们学坏了，不然一家老小都得跟着和西北风去。”

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到。

“你们懂什么，人家城市里来的，家里都是城市供应户口，根本就不指望他们，你以为人家就像我们一样呢。”一个大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眼睛里满是羡慕。

这个时候的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基本上和后世拥有北京户口也差不多。

姜小白没有在意别人的议论，带着人一路回到了家里。

姜小白他们在建华大队住的房子是原来地主家的院子，正房加上偏房有8、9间屋子，门口还有两个石狮子，大门处残破的门楣上雕梁画柱各种图案，仿佛还在昭示着夕日主人的辉煌。

这处院子原来作为村里的一个办公场所，后来姜小白他们来了，村里就给倒腾了出来，让这15个知青住。

“粮食都放在东边的偏房里，张艳梅你带人做饭，今天敞开了吃，猪肉都给我炖了，”

姜小白看着一个模样清秀的女生说道。

“好，我这就去弄饭。”张艳梅应了一声，转身带着几个女孩子走了。

“吃肉，吃肉。”几个男知青也大声的喊道，到这快一个月了，一点肉沫都没有见过。能吃顿好的，当然兴奋的不得了。

“小白哥，这有肉没有酒是不是差点意思啊，正好这个时候还早，要不我去供销社买两瓶二锅头回来。”

刘峰舔了舔嘴唇，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姜小白。

他们刚才可都看见，姜小白把一百元大洋都揣怀里了。

“就你精，但是这钱就别惦记了，他另有用处。”姜小白说着，刘峰等人顿时脑袋就耷拉了下来。只是姜小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不用钱，也不是不能够搞到酒。”

转头看着王小军吩咐到：“小军你拿点粮食去村东头的老马头那里换点地瓜烧酒。”

“好嘞哥。”王小军一听姜小白的安排顿时就乐了，大声的应道。

“小白哥，我也跟着小军去。”刘爱国也说了一声跟着王小军跑出了院子，刘峰等人也重新兴奋了起来，有酒喝就行。

这个年头，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不够吃，谁还能够哪来酿酒，但是村东头老马头却会拿地瓜，也就是红薯酿酒。

“小白哥，你是真厉害，你什么时候知道老马头会酿地瓜酒的？”刘峰一脸崇拜的看着姜小白问道。

“刘峰，如果小军搞到酒回来，你还没有带人把粮食在仓库放好的话，今天晚上你就看着我们喝酒吧。”

姜小白笑眯眯的说道，这孙子刚才还惦记那一百块钱呢，那特么是以后的启动资金。

“哥，我这就干活去，保证完成任务。”刘峰立正，一本正经的给姜小白敬了个礼，然后招呼人去放粮食去了。

那可是他们未来三个月的口粮，不能够直接放到地上，夏天正是潮湿的时候，需要先在地下铺上一层厚厚的木板，然后将粮食放入大水缸里边，保证不被老鼠偷吃。

几个女知青在厨房做饭，不时的传出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烟囱里闹出了浓浓的烟，厨房里传出了阵阵的香味，院子里男知青们正吆喝着把粮食入库，不时的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子声。

夕阳西下，姜小白背着手看着农家小院这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落日的余辉撒在姜小白身上，让姜小白显得有些神圣。

“一个时代的篇章要拉开序幕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姜小白嘴里念叨着，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自己一个堂堂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又知道未来的走向，难道还能够被饿死不成？

此时再左右打量这小小的建华大队，姜小白顿时就感觉不一样了，这特么不简单啊，风水宝地啊！

古人讲：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后有靠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暗山，中有名堂，水流曲折。外洋大海能容万马，这等风水宝地，是要出大人物啊！

正合适现在自己重生了，难道说这风水宝地酝酿的大人物就是自己，现在自己是潜龙在渊，等有一日风云起，自己必定会乘云而起，翱翔九天。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姜小白的遐想。

“姜小白同志。”李思妍一个扎着马尾辫，穿着碎花的短袖，有着乌黑的头发，会说话的眼睛，脸上笑起来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女孩俏生生的站在了姜小白面前。

前一世时，姜小白每当看电视的时候，看见这种场景就觉得那个时代的人们实在是太土了。

但是乌黑的马尾辫搭配在李思妍的身上，姜小白却没有觉得有一点土的意思，反而映衬的李思妍整个人更加的清纯亮丽。

“有事啊，李思妍同志。”姜小白笑了笑说道，李思妍是来建华大队插队的女知青里边最漂亮的了。

可是性格却有点冷淡，简称性（格）冷淡。简单来说就是有点不合群，和大家玩不到一起。

比如所有人都叫姜小白，小白哥，或者小白，只有她一个人称呼姜小白为“姜小白同志。”

怎么的？你是看不起我啊，我穿越者不要尊严的吗？姜小白也有些好奇她找自己什么事？

“是这样？我不会做饭，抬粮食也没有力气，你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活，我能够干的？”李思研脸上微微发红，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看着李思研的表情，姜小白心里一荡，脱口而出说道：“能干。”

只是说完就后悔了，我特么嘴贱啊，这是什么时代，送一条围巾，都是定情信物，你要是不上人家里提亲，分分钟死给你看的时代，和人女孩子开这种玩笑。

估计要凉啊，被骂流氓都是轻的了吧？姜小白心里后悔着，却看见李思研一脸的迷茫。

卧槽，忘了，这不是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同样也不是老司机遍地走的时代，她也听不懂啊。

第5章 再坏还能够坏哪去

“我能干什么？”李思研一脸懵逼的问道。

“能干点啥干点啥就行。”姜小白随意的说着把目光转向了别处，王小军和刘爱国已经带着酒回来了。

“两斤半地瓜烧酒。小白哥你尝尝味道正宗不？”王小军献宝似的把手里的一个瓶子递给姜小白。

“行了，你们尝过了，我就不尝了，快去给刘峰他们帮忙。”姜小白闻着王小军身上就酒味就知道了。

王小军嘿嘿一笑，也不说话，转身把两瓶酒放在桌上，然后去给刘峰他们帮忙了。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來，院子里的电灯从姜小白他们住进来第一次亮了起来。

原来每天都是点煤油灯，农村连蜡烛都用不起。

这个时候虽然一部分农村已经通电了，但是一度电的价格保持在了5毛钱，甚至有些地方达到1块钱、一块半的价格。

就是这样，还经常拉闸限电，所以在农村这个时候电灯基本上就是摆设，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价恢复正常，农村才算是基本通电。

好在今天晚上电老大还算给面子，没有拉闸限电。院子里传来了一阵阵的饭菜香味，让不少人都偷偷的咽了一口口水。

几个女知青在厨房忙活着最后一道菜，男知青们已经围着桌子坐下了。

很快菜就都好了，四张八仙桌拼在了一起，等在过些年也算是古董的桌子，这个时候没人珍惜，甚至有些八仙桌都劈柴烧火了。

大肉片子不停漂浮着猪肉炖粉条，翠绿的凉拌野菜，金黄色炒的鸡蛋，酸辣土豆丝，玉米面饼子。

这就是一顿丰盛的聚餐，不用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插队之前，这样的伙食也不是时常能够吃到的。

当然姜小白例外，重生之前虽然不是富二代，但是也吃喝不愁。

不少人看着满桌的饭菜，已经在不停地吞咽口水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桌上的饭菜，在等待着一声令下就开吃。

王小军麻利的给每个人倒上一杯酒，姜小白端着酒杯缓缓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看着14个知青，开口说道：“各位同志，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今天聚在一起是缘分，来干一杯。”

姜小白说完端着白瓷缸一饮而尽，其他人也都喝了一杯。放下酒杯，姜小白的眼神从每个人身上扫过。

“今天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建华大队很穷，穷的已经揭不开锅了，一个工一毛钱，大家听说过吗？其他富裕的村子一个工能够达到5毛钱，甚至于8毛钱。”

姜小白缓缓停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相信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断粮

，现在是夏天大家还好，真的等到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活不下去。”

姜小白说着，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就是最活泼的刘峰都低着头不吭声，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无法回避。

因为前一月大家就都是这么过来的，听村里的人说，3、4月份的更加的可怕。

“桌上的饭菜挺香，但是今天这顿饭是怎么来的，我想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我就问大家一句，以后是想忍饥挨饿还是顿顿喝酒吃肉？”姜小白看着众人大声的问道。

“喝酒，吃肉。”14个知青发出了怒吼，就连李思研的脸上都红扑扑的。

“好，既然想喝酒吃肉，那肯定得冒风险，一会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如果有不想干的，也可以退出，但是要是决定干了，那就不能够背叛大伙。”

姜小白沉声说道，没有办法，这个时代想干点什么必须小心翼翼的，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那也是按了血手印的。

“小白哥，你就说怎么干吧？再坏还能够坏到哪去？大家伙说是不是？”刘峰站起来激动的说道。

“对啊，小白哥，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王小军把手里的白瓷缸重重的往桌上一砸，本就破旧的白瓷缸又掉了好几块漆。

“小白，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刘峰同志说的对，这日子已经这样了，就是再坏还能够坏到哪去？”

“我们要改变，我们要顿顿喝酒吃肉。”

姜小白看着众人的反应，继续说道：“现在是六月底，后山那漫天遍野的黄桃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所以我的计划就是要做黄桃罐头。”

姜小白说完，众人就炸开了锅，一个个纷纷开口议论着。

“做黄桃罐头倒是简单，可是装黄桃用的玻璃瓶呢？”

“对啊，想要玻璃瓶必须去那些国营的厂子，可是那些国营的厂子怎么会把玻璃瓶

卖给我们。”

“对啊，这根本就不是能够拿钱解决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没有钱了。”

姜小白听着众人的议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困难嘛肯定是有的，但是姜小白最怕的是一说做黄桃罐头，大家讨论的不是做黄桃罐头的困难，而是不敢去做黄桃罐头。

“安静，大家听小白哥说。”王小军看着姜小白的神色，开口说道。

等众人安静了下来，姜小白才开口说道：“我知道有困难，没困难的是去上工，挣工分，可是那能够吃饱饭吗？”

这样，大家听我安排，明天张艳梅带人把我们住的房子腾出来两间，准备当制作黄桃罐头的工厂。”

“好，”张艳梅点点头应了一声，这是最没有难度的。

“王小军、刘爱国你们俩明天和我去县城看看能不能够买到玻璃瓶。”

“好嘞，小白哥。”王小军和刘爱国齐声答应到，这些知青里边就数王小军和刘爱国嘴皮子活。

“刘峰，你带剩下的人去后山，把上山的路大概清理出一条路来。”

“好的，小白。”

“现在已经6月底了，黄桃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冬天是吃肉喝酒，还是忍饥挨饿就看这一次了。”

姜小白看着众人郑重的说道。

“放心吧小白，只要是你布置的任务，我们肯定认真的完成。”

“对啊，小白哥，你放心吧。”

“放心吧，小白。”一说吃肉喝酒，众人顿时又干劲十足。

“好，喝酒吃肉。”白瓷缸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院子里的灯光直到很晚

才熄灭。

第6章 县玻璃厂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以后姜小白就带着王小军和刘爱国出发了。

想要去县城得先走到上马乡才能够做车去，建华大队距离上马公社足足有30里地，这还不是上马公社距离最远的村子。

姜小白三人早上8点出发，等到10点多，三人才来到上马公社，整整走了2个小时。

小镇上人来人往的有不少人，坐在牛马车上吆喝着的人满脸的傲娇，比后世开车的人还要神气。

刷着绿漆的供销社是乡里唯一的新房子，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来来往往的不少人。

这个时候想去供销社工作的人那可是挤破了脑袋，谁又能够想到在随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姜小白三人看见乡里汽车停靠点的牌子下还有不少人，心里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走过去。

这个时候每天从乡里到县里的客车就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而这个时候的客车什么时候来，根本就没有准点。要是错过了可就得等下午了。

等了没一会，老旧的大巴车就冒着黑烟摇摇晃晃的来了，车门一开众人就朝着车上挤去，一个个都拎着大包小包的，去趟县城不亚于后世出趟远门。

就姜小白三人空着手，售票大妈还特意瞅了姜小白三人一眼。

抢了个座位坐下来，没多久大巴车就摇摇晃晃的出发了。

一股汽油味直往车厢里钻，但是除了姜小白其他人没有一点异样，甚至不少人挺喜欢闻汽油味的。

“一个人2分钱，赶紧买票。”售票大妈开始卖票了。

这个时候人们挣的少，但是物价也便宜。

大巴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车子就仿佛随时能够散架似的，车里的人也和坐过山车一样。

“大妈，我们是下乡插队的知青，没有来过县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姜小白瞅到了售票大妈的旁边卖完票了，凑过去笑呵呵的问道。

“你们几个是插队的知青啊，我说呢你们几个空着手上车。”大妈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反正也闲着没事，就和姜小白聊了起来。

“咱们张宣县是革命老区，八年抗战的时候，这就是咱们红军的根据地，就在县里的.....”

姜小白做出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不时的插嘴问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经过和大妈的打听，县里还真有一家玻璃厂，不过是在县城的郊区，距离县里有5里地左右的路程，倒是不算太远。

晃悠了2个小时，中午12点的时候，大巴车终于驶进了县城。

路况也终于好一些了，姜小白扭头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人来人往的有不少人，姜小白甚至还看见了几辆自行车。

骑着二八杠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小伙，眼睛都快飞上天了，那嘚瑟的样子，让周围的其他人充满了羡慕。

这个时候要是说县城里一百多块钱能够买的起自行车的人不说多，但是绝对有。可是能够搞到自行车票的人，那就不多了。

姜小白三人都不是本地人，除了来插队的那天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下车姜小白没有着急去县玻璃厂，拿出了早晨出来的时候带的玉米面饼子。

姜小白身上的钱先不说还需要买白糖和玻璃瓶，暂时不能动，就是能花这个时候也没有地方要你的钱啊。

要是有人还好，这个时候已经私人开的饭馆子，但是都没有挂招牌，没有熟人带路你根本就找不到。

三个人垫吧了一口，就在路边休息了一会，这才打听朝着县玻璃厂走去，还没到县玻璃厂就看见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上冒出来的滚滚黑烟，姜小白知道这下肯定没有找错地方了。

要说烧制玻璃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烧制玻璃主要的就是污染大，当然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环保这一说法。

来到工厂大门前，还没等姜小白三人进去门房的大爷就出来了，看着姜小白三人询问道：“你们几位同志干什么的？有什么事？”

“大爷您贵姓？我们是上马公社来的，是建华大队的。”姜小白说着把口袋里特意买的大前门拿了出来，给大爷递了过去。

“什么贵姓不贵姓的，我姓王，叫我老王头就行，你们上马公社来的啊听说过，进来说吧，天气挺热的。”大爷接过姜小白递过来的烟，说着让开了位置。

姜小白带着王小军和刘爱国进了门房，姜小白随手把手里的烟仍在了门房的桌上，门房大爷的表情更加的慈祥了。

拿出几个白瓷缸，给三人一人倒了一杯水，笑呵呵的问道：“你们来我们玻璃厂是有什么事情吗？这个点领导也都下班了啊，要等到下午2点才上班呢。”

“王大爷是这样，我们想买一些玻璃瓶，找一下咱们的销售科科长。”姜小白接过水，道了声谢然后说道。

“销售科就在厂办的二楼，科长姓宋，等下午上班以后，你去就行，现在你们就在我这休息一会。我和你们说啊，这销售科的宋科长为人还挺不错的，不像那个车间……”

大爷不知道是平时就这样还是因为烟的原因，有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

姜小白也愿意陪着大爷唠嗑，了解一些玻璃厂的情况，这县玻璃厂一共有300多人，是张宣县唯一的一家玻璃厂，主营的业务是门窗的玻璃。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玻璃厂的八卦，姜小白也都一一记在了心里，比如说厂长父亲前段时间住院了，比如厂花和生产车间的主任有一腿，再比如厂子里最八卦的是厂办的谁谁谁？

当然最后一点姜小白没有相信，他觉得最八卦的就是这个门房的王老头了。

“时间差不多了，那王大爷我们进去看看？”姜小白打断了有些意犹未尽的王老头。

。

“行，这个点却是应该上班了，你们进去看看吧。”王老头看了看挂在墙上被烟熏的发黄的钟表，已经下午2点半了。

一出门，王小军和刘爱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姜小白笑了笑，然后按照老王头告诉的方向朝着厂办走去。

第7章 资金不足

这个时候已经上班了，按说厂子里应该是忙忙碌碌的，但是来来往往的工人却一个个的显得特别的悠闲。

其实这个时候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和农村的上工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的厂子是真正的工人当家做主，你即使作为领导要是没有什么大事，想要开除一名工人基本上不可能的。

像旷工、迟到这种事，不用说处分，就是想批评两句都不可能，扣钱当然就更加的不能了，扣钱工人能够跟你玩命。

进了厂办的大楼，就听见一些办公室里聊天的声音，不时还传来哄堂大笑的声音，姜小白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其实老一辈的很多人还是对国企有感情的，他们出生在厂子里，上学在厂子里，工作在厂子里，生病看病在厂子。

大一点的工厂，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王国一样，很多人从出生到死，都和厂子息息相关。

但是老一辈的人，讲究的是奉献，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可是随着时代发展，要是光讲精神，讲奉献的话是没有用的。

“砰砰砰。”姜小白敲响了销售科科长们的门。

“进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内里响起，听起来声音的主人岁数应该不大。

姜小白推门而入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蓝色工装的男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正写写画画的不知道在忙着什么，看见姜小白他们进来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就继续忙自己的了。

姜小白也没有在意这宋科长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国营企业都是大哥，牛逼的很，毫

不客气的说，一些效益好的厂子工人，要比政府机关还吃香。

“几位同志，你们有什么事情吗？”宋卫国头也不抬的问道。

“是这样的宋科长，我们想买一些玻璃瓶装罐头。”姜小白说道。

宋卫国闻言放下笔抬起头看着姜小白问道：“来坐，你们是哪家罐头厂的？”说着又朝门外喊到“小刘，来泡壶茶。”

姜小白看着宋卫国态度的转变，一声不吱，等到泡好茶以后这才开口说道：“我们不是罐头厂的。”

“不是罐头厂的，那你们说买玻璃瓶干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宋卫国脸上的表情微微有些阴沉了下来。

“我们是上马公社建华大队的，今年山上的黄桃成熟了，我们准备买一些玻璃瓶把黄桃做成罐头。”姜小白没有敢说自己要做成罐头卖。

“行了，赶紧回去吧，我们是玻璃厂，你们要的玻璃杯可以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宋卫国一听姜小白的話，就挥了挥手准备赶人。

一个村子里来的买装罐头的瓶子，竟然来玻璃厂，真是没有见识，你要几个瓶子难道我还给你单独做啊，把我们玻璃厂看成小作坊了。

“宋科长，我们要的量大，今年山上结了好多黄桃.....”姜小白明白宋卫国是什么意思，努力的解释着，只是话还没有说完就让宋卫国给打断了。

“几位同志你们还是回去吧，去供销社看看。”宋卫国随意的摆了摆手，又坐回了办公桌后边，姜小白的話更让他当成没有见识了，好多黄桃，做成罐头，买玻璃瓶，你们能够买多少个。

王小军和刘爱国看着宋卫国脸上那不在乎的表情，和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情，脸上露出了一丝愤怒，只是让姜小白瞪了一眼，继续乖乖的坐着。

“宋科长，您是不知道我们农村有多苦，我们农村穷啊，和你们这些国营大厂不一样，我们今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忍饥挨饿的，村子里都快饿死人了，我们建华大队已经好几年没有男人能够娶上老婆了，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嫁过来.....”

姜小白微微低头，再抬起头的时候已经双眼通红，其实他也不想卖惨，可是这个时

候和国营厂子做生意就是这样，人家有钱不爱赚，你能怎么办？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不是给你们说了吗？你们去供销社看看，那就有卖玻璃瓶的。”宋卫国看着姜小白这样，脸上带着一丝无奈说道，手里刚拿起来的笔也放下了。

“宋科长，真的我们也不想麻烦您，可是山上的黄桃要是不做成罐头根本就保存不下来，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又是……”姜小白继续说道。

“这位小同志，不是我不帮你们，我们厂子是做门窗玻璃的，想要烧制玻璃瓶需要另外做生产线，和专门的模具，你们要的量太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你们。”

“需要预定多少个你们才能够烧制罐头瓶？”姜小白不继续诉苦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哭诉也没有用了，只要是有心帮助，那如果条件谈成了就行。

“最少一万个玻璃瓶，我们才能够烧制，一个算两毛钱，也就是说要两千块钱，你们能够拿得出来吗？”

宋卫国随意的说到，两千块钱要是放在后世，真的不算什么，可是要是放在现在来说，那可真的就是一笔巨款了。

“呵呵。”姜小白干笑两声，他还能说啥。

“能不能够少点，比如……”

“比如多少？8000个？”宋卫国问道。

“一千个行吗？随后我们肯定还会要更多的货……”姜小白试探着问道，其实身上带的100块钱只够买500个罐头瓶子，但是他没好意思一口气还这么多。

“对，宋科长您放心，我们回去就发动其他村子的人去腌制黄桃罐头，肯定能够吃下您剩下的货。”王小军也赶紧开口说道。

“行了，同志，你们先回去吧。我这边还有点事情要办。”说着宋卫国就夹着包出门了，剩下姜小白三人在屋里面面相觑。

“小白哥，我们回去吧，看这样没戏。”王小军开口说道。

“嗯，先走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姜小白点了点头，三人出了厂办出玻璃厂大门的时候，王老头从窗户探头出来看着三人问道：“怎么了这是？事没有办成？”

“嗯，王大爷，我们先走了啊。”姜小白点了点头说道。

“怎么回事啊？不应该啊，现在厂子里的玻璃产品销路正不景气呢？上门的买卖这小宋怎么会推呢？”

老王头从门房出来好奇的看着姜小白他们问道。

“进去说。”姜小白看着老王头眼珠一转，进了门房。